

整體與單元：百回本《西遊記》 敘事矛盾現象因由蠡測

謝明勳*

提 要

《西遊記》書中每一個單元故事，都是在「西天取經」的主題下展開陳說。這些故事的主要結構，都是由相同人物面對相同故事主題，其中不免會有許多相類的文字陳說出現；加上每一個單元故事的獨立特性，在編輯者匯聚成書之後，倘若是未能妥善處理，則故事內容上的相互矛盾及前後情節發生抵觸，都是可以想而知之的事。目前在無直接相關資料可資比對的情況下，對於造成其事之可能原因，只能採取「以果推因」的策略，根據所見文本之故事內容，參酌小說之書籍特性以及該書之形成過程來加以推測，進而蠡測出造成此一現象的諸多可能原因。本文以三事為例，說明這些看似矛盾與不合理現象下的文本內容，是否存有可以被合理解說的詮釋空間，其後再就此類現象的出現因由進行蠡測。

關鍵詞：《西遊記》、單元故事、敘事矛盾、成書過程、閱讀心態

*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Whole and Parts: A Tentative Inquiry into the Narrative Contradictions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Hsieh, Min-Hsu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pisodes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follow the theme of “obtaining the Scriptures from the West.” With the same characters repeatedly facing similar challenges, narrative inconsistencies are inevitable unless carefully edited. These contradictions arise when viewing the novel as a whole, though each episode remains self-contained. Without a known pre-text for comparison, scholars analyze the novel in its entirety rather than by episode, complicating its evaluation. The lack of a clear source makes it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se conflicts stem from the book’s formation or editorial choic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ree episodes to explore whether these contradictions allow for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and investigates their underlying causes, proposing a theory on how and why they occur.

Keywords: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story episodes, narrative contradiction, book formation, reading experience

整體與單元：百回本《西遊記》 敘事矛盾現象因由蠡測

謝明勳

一、引言

歷來，絕大多數的《西遊記》讀者，都會將此書理解成是一部「完整之作」，然而，較為心細的讀者在閱讀小說之故事內容時，則會清楚發現，在前後不同的「單元故事」¹之中，總是會有許多「敘述前後不一、內容相互矛盾」的說法存在。這些看似不盡合乎情理的文字陳說，或許是在向人們說明：該書乃是一部由許多「單元故事」合組而成之「長篇小說」的事實。眾所周知，《西遊記》書中的每一個不同的單元故事，都是在「西天取經」的主題下展開陳說，尤其是在唐僧跨過「兩界山」，進入神奇的「異域」世界之後，而所經歷之冒險遊歷旅程。由於這些故事的主要結構，都是由相同的一批人物（取經團隊），面對相同的故事主題（如何降妖伏魔），其中自是不免會有許多相類的文字陳說出現；加上每一個單元故事的獨立特性，在編輯者將其匯聚成書之後，倘若是未能夠予以妥善處理，則故事內容上的相互矛盾，以及前後情節彼此發生抵觸，這些都是一件可以想而知之的事。

毫無疑問，這類矛盾現象的出現，必然是在人們採取「整體」（全書）關照的情況下，才會不時出現的問題；倘若人們只是專就其中某一個「單元故事」的內容而

¹ 李時人〈西遊記論略〉一文認為：「《西遊記》最顯出作家的個人風格對群體風格的融解，使其成為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由集體創作到個人創作的過渡。」見李時人：〈西遊記論略〉，《西遊記考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頁3-6。於此所謂之「縮結短篇的痕跡」一語，即是將許多原本是「單元」、「獨立」的故事，經由編輯者之手，予以貫串相連，使之成為一個「整體」且具「系統」的完整故事。對於這些既可「合」又可「分」的故事來說，既可單一宣演，亦可整體合觀，此乃是許多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的共同特色，《西遊記》一書更是如此，故以「單元故事」名之。

論，基本上並不會有此類情況發生。此亦正是人們在審視《西遊記》這一部小說時，究竟是要以「單元」的文學視角，抑或是完整之作的「整體」觀點，進行審視、思辨與論述的主要關鍵所在。

人們當然可以輕易指陳出小說內容無法前後密合接榫的諸多問題，而這些文字敘述上的種種疑點，的確也是一項不容爭辯的事實。然而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究竟為何，確實是頗堪玩味。事實上，目前在無直接相關資料（前文本）可資比對的情況底下，人們對於造成其事之可能原因，只能採取「以果推因」的策略，亦即是根據所見文本之故事內容，參酌小說之書籍特性，以及該書之形成過程來加以推測，進而蠡測出造成此一現象的諸多可能原因。²

以下，試以該書之中關於「預期取經時間」、「青毛獅子怪」以及「不知所蹤之事物」諸事為例，分別從「整體視角」、「單元（人物）設計」、「情節發展」三個不同角度切入，詳細說明這些看似矛盾與不合理現象下的文本內容，是否存有可以被合理解說的詮釋空間，其後再就此類現象的出現因由，進行蠡測。

二、對於兩種「預期取經時間」的解說

《西遊記》第8回描述觀音菩薩於天竺大雷音寺，奉如來之命前往東土，尋找一名取經人，要他歷經千辛萬苦來到西天，取回三藏真經，普渡眾生。這個由釋迦牟尼佛祖動心起念之淑世、濟眾的偉大想法，絕對是一項極為艱鉅的重大使命，也是特屬於「神聖」、「宗教」之取經緣起。

² 簡言之，「知其然」的點出其事之差異性，應當是一件相對較為容易之事，但若是要進一步說解，則在前後不同說法多所抵觸、彼此矛盾之不合理的文字陳說之中，找到可以為此一現象進行說解之「所以然」的合理說法，顯然就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倘若人們能夠站在文學創作者（編輯者）的角度，設身處地的去為當事者進行設想，為其何以會如是處理找尋一個「合理」說法，則造成這些特殊現象的可能原因，相信絕非是單一因素。人們可以從通俗小說的文學體式、故事內容之多元來源、編輯者的處理方式、出版者的牟利心態等不同觀點，進行全面審視，如是方有可能為此一問題，找尋到一個較為完整的說解。

當觀音菩薩走到靈山腳下，祂在玉真觀遇到了金頂大仙，兩位神仙之間曾經有過一段十分值得人們關注的對話：

菩薩不敢久停，曰：「今領如來法旨，上東土尋取經人去。」大仙道：「取經人幾時方到？」菩薩道：「未定，約模二、三年間，或可至此。」遂辭了大仙，半雲半霧，約記程途。(第8回，頁177。)³

於此所謂之「約模（案：「莫」也。）二、三年間，或可至此」的說法，應當是觀音菩薩心中最初估算，取經人順利到達靈山所必需耗費的約略時間。

同樣涉及「預期取經時間」的估算問題，亦發生在東土大唐。當太宗皇帝率領文武百官，於長安關外為即將踏上西行取經路程之玄奘法師，舉行隆重之送行典禮，君臣二人之間，亦曾經有過一段頗為值得人們細細關注的對話：

太宗笑道：「御弟呵，這一去，到西天，幾時可回？」三藏道：「只在三年，徑回上國。」(第12回，頁287。)

於此所謂之「只在三年，徑回上國」的說法，無疑是玄奘法師心中最初估算，可以順利完成帝王交付之取經任務，往返天竺與長安兩地所必需耗費的時間。

在這兩段文字敘述中，不論是觀音菩薩抑或是玄奘法師，他們都不約而同的提及「三年」這個時間；但是，人們若是仔細審思其言，便可清楚分辨出此二者在看似相似的表象之下，其所言之實質內容，實則是多有不同。詳言之，觀音菩薩所言者為「單（去）程」，而三藏法師所言者則為「雙（來回）程」。徵諸《西遊記》一書可知，唐僧西天拜佛取經最後所花費的實際時間，凡歷時14年。由此可以清楚得知，觀音及三藏二人在出發之前，對於「取經時間」所做出的估算，充分呈顯出他們最初對於此一問題的理解，實在是太過於樂觀。

於此，人們不禁要問，何以是「三年」？事實上，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絕非是百回本《西遊記》憑空脫口而出，其說極有可能是受到《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

³ 見明·不題撰人：《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簡稱「世德堂本《西遊記》」，或稱「世本」；其下凡徵引本書者，逕行標注頁碼，不另出注，特此說明。

年往西天，取經一藏回歸」⁴的影響，這是從西遊「故事源流」的角度所做出的判斷。其次，則是此一數字應當是在當（明）代「律法」的基礎之上，經過仔細的計算之後，方才得出的一個答案，其說可謂是完全符合當代社會的共同認知。

眾所周知，根據《西遊記》一書所言，從長安出發直至抵達天竺，兩地之間的距離約為「十萬八千里」，⁵這是書中不斷反覆釋放出的明確訊息，而後世所有的西遊讀者對於此一說法，相信應當都是了然於胸，而且是深信不疑的。然上述所言「三年」這個關乎取經時間的說法，實際上與此一「空間距離」的關係，實是極為密切，甚至可以說它應當是建立在幾個相關數字的基礎之上。以下，試先對觀音菩薩所言的「單程」之說進行說解。

世德堂本《西遊記》面世時之明代律法就明白規定，所謂之一年係以 360 日進行計算；⁶如果人們是以當代規範之平常人「日行百里」⁷的速度前進，而非是「急遞舖」⁸所規定的飛快速度；而且對於「約模二、三年間，或可至此」的說法，採取最

⁴ 見引自李時人、蔡鏡浩校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49。

⁵ 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收入張元濟主編：《四部叢刊三編》（上海：上海書店，1936）。卷 13 載云：「韶州靈瑞和尚。有人問：『如何是佛？』師喝云：『汝是村裏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里。』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卻毗盧頂，出沒太虛中。』」（8A）由是可知，所謂之「十萬八千里」與「西天」的關係，於北宋時期所編撰之《景德傳燈錄》一書之中，便已經出現，然其說是否是指兩地之間的實際距離，則是有待斟酌。

⁶ 「稱日者以百刻」條載云：「稱一年者，以三百六十日計。」據此故言。見黃彰健：《明代律例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卷 1，頁 374。

⁷ 卜正民《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曾經對於法律規範下的明代社會，有過一段精彩的描述：「洪武的目標就是要使他的國家保持靜止不變。百姓安土重遷，只有在政府批准下才能遷移。這個皇帝想像 20 里（合 12 公里）是所有人活動的最遠距離，……洪武將 100 里（合 58 公里）的最高界限寫進法律；一個人要想超越百里之外，必須得到一個路程許可證。要是無證通行的話，會被處以 80 下的杖刑。未獲官方批文擅自旅行海外者，歸國後會被處死。《大明律》，這部本朝基本法律條文的彙編，除了限制有形的物質移動之外，還限定人的社會流動。」據此故言「日行百里」之說。見卜正民：《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 25-26。

⁸ 所謂「急遞舖」，是指通過騎乘馬匹快速傳遞緊急信息的工作。卜正民《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一書指出：「急遞舖是與驛站不同的一種通訊服務系統，起源較晚（元代才有）。為了在地方政府間迅速地傳遞資訊，『舖』與『急遞舖』10 里（6 公里）一設，不像驛傳間隔距離那麼遠。舖馬從一個急遞舖到下一個急遞舖的馳行速度定在每晝夜 300 里，大約每一站須時 45 分鐘，以每 24 小時 300 里（170 公里）的高速率遞送郵件。」見卜正民：《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頁 54。事實上，此一說法係根據《明律》的規範而來。「遞送公文」條云：「凡舖兵遞送公文，晝夜須行三百

大數值進行推算。綜合此數者，則其答案就會因此而變得十分的清楚：

$$3（年）\times 360（日）\times 100（日行百里）=108000（里）$$

由是可知，觀音之說絕非是隨興脫口而出，而是經過縝密的計算之後，所得出的精確數字；重要的是，這些數字完全符合明代的律法規定，這對於當代一般的庶民百姓來說，相信應當都是十分熟悉，而且是不以為異，更是常人力所能及的範圍。

至若玄奘法師的「三年來回」之說，對於一般人來說，無疑是一項十分嚴苛的要求，因為取經人必須是以「日行 200 里」的速度，不斷持續行進，如是方有可能如約達成任務。雖然這並非是急遞鋪「晝夜須行三百里」的最高速限，但若是以常人的行進速度來進行估算，想要如期達成此一既定目標，顯然並非是一件易事。然而，貞觀 13 年秋的長安關外，玄奘法師卻是信心滿滿的在太宗皇帝及眾多文武官員面前，信誓旦旦的立下類似軍令狀的說法；此舉充分顯示出他對於自我能力的期許甚高，因為他是如此急切地想要完成此一來自於太宗皇帝的救命，藉以彌補先前之水陸法會所未能夠順利完成之「超渡無主孤魂」的帝王承諾，這是特屬於「世俗」、「政治」之取經緣起。⁹

根據上述所言可知，此二者之說絕非是無的放矢，人們亦不可簡單的以矛盾、衝突現象視之，因為不論是觀音或是三藏，在其言說此一數字的背後，應當都有一個足以立說的依據存在，此點實是有待明辨。

其次，省思其事的另外一個關注焦點，應當是在於《西遊記》書中對於取經團隊一行人，一日大約可行幾里的文字陳說。檢視《西遊記》一書，書中確實有兩段

里。稽留三刻，答二十。每三刻，加一等。罪止答五十。」見黃彰健：《明代律例彙編》，卷 17，頁 713。《西遊記》第 2 回載孫悟空學成筋斗雲後，師兄弟們紛紛以：「悟空造化，若會這個法兒，與人家當鋪兵、送文書、遞報單，不管那裡都尋了飯吃。」加以調侃，第 35 回亦曾出現「我老孫再不曾住腳，比急遞鋪的鋪兵還甚」（頁 877）之語，此類說法應當都是脫胎自當代「急遞鋪」的概念而來。⁹ 根據《西遊記》第 96 回三藏法師所言：「當時聖君送我出關，問幾時可回，我就誤答三年可回。不期在路耽擱（案：原作「閤」），今已十四年矣！取經未知有無，及回又得十二、三年，豈不違背聖旨？罪何可當！望老員外讓貧僧前去，待取得經回，再造府久住些時，有何不可！」（頁 2441）唐僧於此以昔日之說為非，並且認為當年之「誤答」，而今看來，確實是「違背聖旨」，然他卻仍舊對寇員外做出：回程時當「久住些時」的承諾，只可惜，這項承諾最後仍是無法順利兌現。

文字頗具參考價值，分別見諸於「五莊觀」與「金兜山」這兩個單元故事，試先引錄其文如下：

△原來那長老，一夜馬不停蹄，只行了一百二十里路。(第 25 回，頁 606。)

△似這千里之遙，就會走路，也須得六、七日。(第 50 回，頁 1265。)

詳釋其義，此二者皆非是大唐的管轄之地，中土律法應當是不及於此。況且，前者係攸關生命安危之近乎急行軍的趕路方式，後者則是針對善行者的行進速度而言，並非是一般的常規狀態。由是可知，若是一日可以行至約 150 里，應當是特指那些「快速趕路」以及「會走路」的人而言；然如果是以一般常人較為從容的行走速度，則「日行百里」應當是一個較為合乎常理，並且是可長可久的要求。¹⁰

據此可見，將故事背景設定為唐代之《西遊記》的說法，顯然並非是無根之言，而是建立在作品面世年代（明代）律法之上的一種說詞，它完全符合當代律法對於人民每日允許之最大活動範圍的相關規定。至若觀音菩薩與三藏法師之言，看似有別，實則是各有其由。

三、對於「青毛獅子怪」兩次出現的解說

百回本《西遊記》一書，曾經在兩個不同的「單元故事」（烏雞國及獅駝國）之中，不約而同的出現一頭名曰「青毛獅子」之為崇作亂的妖怪。值得人們注意的是，這個妖怪的身分來歷，實是極為特殊，因為牠是文殊菩薩胯下的坐騎。緊隨著這個特殊現象而至的問題，大抵有二：一是在這兩個不同單元故事中之青毛獅子，牠們

¹⁰ 一年若以 360 日計，而且在此一期間，取經人之身體必須是無病無恙，在如是安定的情況之下，則三年可行之數恰為十萬八千里。倘若是以《西遊記》每發生一場劫難，便會在當地淹留一段時日，與妖魔進行對抗，鏖戰一段時日，並於排除萬難之後，方可繼續前行；倘若是一如「無底洞」故事（第 80 回-第 83 回），唐僧因略感風寒，結果是一病「早過了三日」（第 81 回，頁 2064），當下便急忙要來紙筆，擬欲修書一封，送給太宗皇帝。此類情況都讓「日行 150 里」以上的目標，變得遙不可及。理想與實際之間，確實存有相當的距離。

究竟是相同一頭，抑或是截然不同的兩頭獅子？二是何以此一名稱相同的精怪，會在書中連續出現兩次，而如是安排是否合乎事理？

青毛獅子怪首次出現於「烏雞國」（第 36 回～第 39 回）這個單元故事，根據烏雞國國王之鬼魂於唐僧夢中的說明，人們可以得知，國王曾經與一名來自鍾南山的游方全真道士相交，該名道士因為協助祈雨有功，順利解除烏雞國持續長達三年的乾旱之苦；國王則是因道士此舉具有解救黎民百姓於倒懸的無上功勞，故而打破階級限制，與之以兄弟相稱。孰料，該名道士竟然趁著遊春賞玩之便，順勢將國王推入御花園的八角琉璃深井之中，接著便是變化成其人之形，取而代之，時間長達三年之久。

至若烏雞國國王何以會遭逢「三年水厄」這一劫難，《西遊記》則是通過孫悟空與文殊菩薩之間的一段對話，將其事之前因、後果，予以清楚說明：

行者道：「菩薩，這是你坐下的一個青毛獅子。卻怎麼走將來成精，你就不收服他？」菩薩道：「悟空，他不曾走。他是佛旨差來的。」……菩薩道：「你不知道。當初，這烏雞國王好善齋僧，佛差我來度他歸西，早證金身羅漢。因是不可原身相見，變做一種凡僧，問他化些齋供。被吾幾句言語相難，他不識我是個好人，把我一條繩網了，送在那御水河中，浸了我三日三夜。多虧六甲金身，救我歸西，奏與如來，如來將此怪令到此處，推他下井，浸他三年，以報我三日水災之恨。『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今得汝等來此，成了功績。」行者道：「你雖報了甚麼『一飲一啄』的私仇，但那怪物不知害了多少人也。」菩薩道：「也不曾害人。自他到後，這三年間，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何害人之有？」行者道：「固然如此，但只三宮娘娘，與他同眠同起，點汗了他的身體，壞了多少綱常倫理，還叫做不曾害人？」菩薩道：「點汗他不得，他是個騙了的獅子。」八戒聞言，走近前，就摸了一把。笑道：「這妖精真個是『糟鼻子不吃酒——枉擔其名』了。」行者道：「既如此，收了去罷。若不是菩薩親來，決不饒他性命。」（第 39 回，頁 990-992。）

根據上引這段對話，其說顯然是建立在「因果律」的基礎之上。小說敘述者於此亟欲想要清楚說明，兩個前後緊扣、息息相關的問題：一是青毛獅子怪何以會在人間出現？二是青毛獅子怪於代居王位期間，是否曾經紛亂人間倫常？

關於第一個問題，即是所謂之「前因」，意指文殊菩薩奉佛旨前來，原本此行之主要目的，乃是要將這名好善齋僧的國王予以度化，接引至西方佛國，證成金身羅漢，殊不知雙方卻因為言語上的摩擦，故而導致國王將文殊菩薩浸於水中三日。這個出人意表的突發變故，遂讓原本單純之美事一件，頓時變的相對複雜，「報」的概念主導了後續一切，最後終於招致國王因此而有三年的水厄之災，所謂之「後果」，實則是肇因於此。這個看似簡單的說明，無疑是在試圖合理解說，烏雞國國王之所以招災致厄的來龍去脈，此一說明無非是想要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之報應不爽的說法，能夠因此而獲得廣大西遊閱聽者的普遍認同。

其次，接續上述問題衍生而至的另一個問題，則是在由妖怪變化而成之「假的」國王統治長達三年的這段時間，黎民百姓依舊過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安康歲月，其事無疑是在說明：國政並未因此而有所荒廢，國民依然是處於安居樂業的祥和狀態。簡言之，其事之懲罰僅只是止於肇禍之人，並未禍延其他。在此同時，另外一件可能涉及王家顏面的潛在問題，則是此一妖怪是否曾經趁此機會，淫亂宮闈，這一點應當是所有文學閱聽者亟欲想要了解的問題。本單元故事則是巧妙的以「騙了的獅子」，作為理解其事的主要基點，此一說法遂讓原本便不容質疑之三宮娘娘的貞節問題，可以因此而獲得保全。¹¹

至若《西遊記》書中之青毛獅子怪的另外一次出場，則是見諸於「獅駝國」（第74回-第77回）故事之中，他是該單元故事三名為崇作怪的妖怪（青毛獅子、黃牙老象、大鵬金翅鵝¹²）之一。

首先，則是關於這兩個單元故事中之「青毛獅子」，是否為相同一頭的問題，其

¹¹ 所謂「騙了的獅子」的生理狀態，不但可以順利解除眾人原本難以啟齒的心中疑惑，更讓整個問題的關注焦點，聚焦於文殊菩薩乃是因為國王之「失」，而遂行其「報」的正當性，可以因此而完全建立，其事並與民間堅信不移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之凡事皆有因果的無形鐵律，形成前後相互呼應之勢。《西遊記》一書同樣涉及宮闈后妃貞節之事，亦見諸於「朱紫國」，該單元故事則是通過紫陽真人「將一件舊棕衣，變作一領新霞裳」之舉，做為「恐那妖將皇后玷辱，有壞人倫，後日難與國王復合」（第71回，頁1822。）的保護措施。觀諸此二事對於此一問題的處理方式，其用意誠可謂是完全相同。

¹² 事實上，關於此怪之名稱，第75作「雕」（韻文），第77回作「鵝」（散體），於此係採散體之說。

事究竟應做何解？事實上，《西遊記》書中所出現的神佛坐騎，應當都是專指一物，不會有「一名二物」的情況出現，諸如：太上老君的青牛、文殊菩薩的青毛獅子、普賢菩薩的黃牙老象、壽星的白鹿、太乙天尊的九靈元聖等，皆屬之。然而，本書第 77 回的一段文字，卻頗為值得人們仔細進行推敲：

如來即下蓮臺，同諸佛眾，徑出山門。又見阿儂、迦葉引文殊、普賢來見，二菩薩對佛禮拜。如來道：「菩薩之獸，下山多少時了？」文殊道：「七日了。」如來道：「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不知在那廂，傷了多少生靈，快隨我收他去。」二菩薩相隨左右，同眾飛空。（頁 1983-1984。）

詳究此一說法所言之內容，確實會直接影響到其與烏雞國故事是否相關，因此二事所言之妖怪，皆為文殊菩薩之坐騎（青毛獅子），至若此二事能否順利連結，不致於發生前後無法順利接榫的「疏失」現象，其事之主要關鍵，應當是在於「時間」能否密切扣合。¹³

根據百回本《西遊記》一書第 12 回所載，唐僧是在「貞觀 13 年秋」奉大唐太宗皇帝敕命，自長安出發，從此便隆重展開西行取經的艱辛旅程。依循著書中所載之時序進行推估，當取經團隊行至烏雞國時，大約是在貞觀 17、18 年；之後又歷經許多人事波折與劫難考驗，及至眾人抵達獅駝國時，推估應當是在貞觀 25 年。¹⁴於此人們不禁要問，青毛獅子有無可能是在完成烏雞國的任務之後，旋即便跟隨著文殊菩薩向如來佛祖進行覆命；之後，便是如同老君的「青牛」（第 50 回-第 52 回「金兜山」故事）或是壽星的「白鹿」（第 78 回-第 79 回「比丘國」故事）一般，以私自下凡的方式，再次進入獅駝國，與另外兩名同樣是來自神仙世界的妖魔進行合夥，展開另外一波對於唐僧師徒的嚴格考驗。其次，則是根據《西遊記》「天上一天，人間一年」的時間規律進行推估，這兩個不同單元故事（烏雞國與獅駝國）的發生時

¹³ 蘇興認為，此一現象乃是出於「創作上的疏失」。詳參見蘇興：〈《西遊記》瑣談〉，《文學遺產》3（1980.12），頁 62。

¹⁴ 詳參見謝明勳：〈關於《西遊記》「取經時間」的兩個問題〉，《中語中文學》75（2019.3），頁 53-83。對於各單元故事所發生之「時間」所做的推測，見謝明勳：〈關於《西遊記》「取經時間」的兩個問題〉，頁 72-73。

間，前後相去大約七、八年，基本上是可以完全吻合前引「下山七日」之說。據此，人們確實可以將其事理解成是「可能發生」之事，其間並無可供質疑的矛盾之虞。然此一結果究竟只是一種「巧合」，抑或是編輯者的「精心安排」，此點實是殊難判斷。¹⁵

簡言之，關於青毛獅子兩次出現在西天取經路上的原因，應當都是基於某種試煉、考驗的緣故。烏雞國故事的發生，係與文殊菩薩受辱一事有關，而青毛獅子怪之所以紛亂人間，係在奉如來之命的執行過程中，因故衍生出一個錯誤，它由原本的一段插曲，突然變成小說敘事的主要旋律，應是文學講述者的刻意安排。獅駝國故事雖然同樣是與如來、文殊相關，但是此一單元故事之西方諸佛，乃是為了處理私自下凡的坐騎而來，其主要目的無非還是為了降妖伏魔。此一單元故事中的三個精怪，與從太上老君之兜率宮偷偷逃離之金角、銀角大王（平頂山故事，第32回-第35回），或是自觀音菩薩之蓮花池中逃離之金魚精（通天河故事，第47回-第49回），或是同屬太上老君之青牛精（金兜山故事，第50回-第52回），或是自仙境弈棋中私自逃脫之壽星白鹿（比丘國故事，第78回-第79回），同屬一類，此數者都是天上神靈所屬，然卻「私自下凡」為崇作怪，屬性相近。此與烏雞國故事中之青毛獅子怪係「師出有名」的情況，在質性上又存在著些許的不同。¹⁶

¹⁵ 假使這個問題並不會構成「整體」、「單元」上的矛盾與對立，《西遊記》一書之中頻繁出現的其他問題，是否亦可因此而獲得合理解說，當是不無疑義。因「青毛獅子」一事可以通過「時間」進行檢視，因而獲得一個「合理」詮釋，然其事應當只是一個極為特殊的例子，並不意味著其他事例亦是如此。

¹⁶ 此類單元故事發展到了最後階段，都是以《西遊記》常用之收服精怪的方式之一，由其主人或是與之相親之人，出面予以降伏，諸如：黃毛貂鼠與靈吉菩薩（第21回）、金角、銀角大王與太上老君（第35回）、青毛獅子怪與文殊菩薩（第39回）、靈感大王與觀音菩薩（第49回）、獨角兇大王與太上老君（第52回）、六耳獼猴與如來（第58回）、賽太歲與觀音菩薩（第71回）、白鹿國丈與南極仙翁（第79回）、九靈元聖與太乙天尊（第90回）等，皆屬之。其事之主要思考方式，應當是建構在「巫術思維」的脈絡底下，係以出面降妖伏魔者深知為崇作亂者不為人知之底細，故而能夠使之心生畏懼，進而役使之的緣故所在。

四、不知所蹤之事、物

《西遊記》一書之諸多單元故事，存有許多在該事的文字陳說中，誠可謂是言之鑿鑿，彷彿是一件絕不容人質疑之事物，此一現象甚至會讓讀者以為，其乃是為後續另一單元故事「預留伏筆」之有意作為。但是，當人們閱畢全書之後，卻又會驀然發現，這些原本讓人誤以為是伏筆的文字敘述，但只是敘述者在講述當下的一種說法，其所言之事物在「整體以觀」的視角底下，最後卻又往往成為「不知所云」的一種敗筆。事實上，此類文字陳說在《西遊記》書中，實是頗多可見，非徒一例，這就讓該書之故事內容是否足以稱得上是一部「前後呼應」的完美之作，因此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¹⁷以下，試通過「不知所蹤之事與物」的前後省視，說明此一確實存在於《西遊記》書中的怪異現象，然卻又極易為人們所輕忽的明確事實。

（一）不知所蹤之事：三災利害與烏巢禪師語

須菩提祖師出現在《西遊記》一書之中的第一、二回，其所給予人們的印象，便是其所言者多數並非是直接陳說，而是多所曲折；以其傳授孫悟空法術的過程來說，便是以許多的「市語」進行。須菩提祖師於此所使用的詞語，初時多會令人感到費解，因其所言頗為類似歇後語一般，其意先是在「藏」，直至最後，才以簡易之詞直接點出其事的真義所在。

舉例而言，須菩提祖師一開始，便直接詢問孫悟空：「欲學何術？」祖師先是說出，道字門中有三百六十旁門，並言：每一門皆可以修成正果；其後，則是開始分述「術、流、靜、動」四門之具體內容。然而此時孫悟空最為關注的核心問題，應當是在於其所學者，能否達致其所以離開花果山，四處尋求之「長生」的根本目的。因此數者皆不得長生，故而孫悟空都是選擇棄而不學。

值得人們注意的是，當須菩提祖師在回應孫悟空關於「術字門」之術能否達致長生之問題時，他是採取正面回應的方式，直接了當的回答說：「不能」；然對於其

¹⁷ 詳參見謝明勳：〈百回本《西遊記》「不合矩度」敘事析論〉一文所論，謝明勳：〈百回本《西遊記》「不合矩度」敘事析論〉，《中語中文學》95（2024.3），頁121-146。

後三門的回應方式，則是頗為奇特，祖師分別說出：「壁裡安柱」、「窯頭土坯」、「水中撈月」三個略顯晦澀的詞語，而這些令人費解的話語，確實讓自稱是「老實人」的孫悟空，完全摸不著頭緒，因他無法在第一時間之內，清楚理解其事的「真正意義」所在，故而稱其為「市語」。¹⁸

事實上，上述市語的實際內容，並非只是一長串毫無意義的文字陳說，在其無法有效達致長生的目的背後，實又與小說之中許多的故事內容密切相關。諸如：術字門旨在趨吉避凶，本書第 9 回袁守誠與涇河龍王一事，應當是在呼應「問卜」一項。其次，獅駝國之老怪曾言「不犯紅沙」（第 76 回，頁 1957）一詞，此數字實乃是流字門之陰陽家術語。其三，靜字門之「參禪打坐，戒語持齋」，姑且不論其功用究竟如何，其事於唐僧身上實是不時可見。其四，動字門之「採陰補陽」，徵諸小說之中的眾多女妖，皆欲與唐僧婚媾，其事當屬之；至若「進紅鉛」、「煉秋石」二者，則是較為隱晦，然若是詳細審視該書，則其中隱約存有一條「諷諭當代」的文學軌跡。¹⁹此類文字無妨將其視之為是此部小說給予讀者的另類「市語」，誠是頗具深意。

除上述所言之外，與須菩提祖師密切相關者，尚有「盤中謎」與「三災利害」二事（見第 2 回）。其中，「盤中謎」一事可謂是與須菩提相關之眾多隱語，於《西遊記》一書被解釋的最為清楚，而且是不容爭辯的明確事例。當孫悟空接連拒絕祖師所言四門旁門之術後，毫無疑問，此一違逆不遵之舉，自是引發須菩提的勃然震怒，於是他便採取了一連串的連續性動作：「走上前，將悟空頭上打了三下。倒背著手，走入裡面，將中門關了，撇下大眾而去。」（第 2 回，頁 30）當場徒然留下讓門

¹⁸ 凡是令人聽之不解之語，皆可稱之為「市語」。《西遊記》除第 2 回須菩提所言者外，第 72 回嘗有段文字云：「好大聖，拔了一把毫毛，嚼得粉碎，噴將出去，即變做些黃、麻、賊、白、鵬、魚、鶴。八戒道：『師兄，又打甚麼市語——黃啊，麻啊的哩？』行者道：『你不知之。黃是黃鷹，麻是麻鷹，賊是賊鷹，白是白鷹，鵬是鵬鷹，魚是魚鷹，鶴是鶴鷹。那妖精的兒子是七樣蟲，我的毫毛是七樣鷹。』鷹最能賺蟲，一嘴一個，爪打翅敲，須臾，打得罄盡，滿空無跡，地積尺餘。」（頁 1850）豬八戒對此亦是以「市語」名之。據此故言。

¹⁹ 《西遊記》言及「尿」者，除車遲國故事之三仙飲尿（第 45 回，頁 1135）一事之外，朱紫國煉烏金丹藥時之馬尿（第 69 回，頁 1751），當亦屬之。前者係以「聖水」嘲諷，後者則是以「神聖」名之。其事或與「秋石」乃是取自於尿一事緊密相關。詳參見謝明勳：〈神聖數字的隱喻思考：《西遊記》「一藏之數」之秘〉，《中國小說論叢》32（2010.9），頁 191-214。

下眾徒皆是捉摸不定的「盤中謎」市語。²⁰毫無疑問，本事旨在彰顯孫悟空的慧心獨具，通過其心中所思所想，足以讓人們清楚知曉，悟空對於此事的理解脈絡：

祖師打他三下者，教他三更時分存心；倒背著手，走入裡面，將中門關上者，教他從後門進步，秘處傳他道也。（第 2 回，頁 31。）

是以當座下眾人都還是處在須菩提祖師的震怒餘威，因而驚慌的完全不知所措之際，孫悟空卻早就已經心領神會；而原本那些在眾人眼中看似是莫名的「動作」，與須菩提祖師所欲傳達的真正「意義」，二者之間的緊密關係，亦是因此而得以豁然貫通。經由此一說解，讓人可以充分體悟到祖師所欲傳達的微言大義，因是之故，孫悟空能夠獲得須菩提「佛度有緣人」的特別青睞，進而習得地煞數 72 變化以及筋斗雲之無上神通，一點也不會令人感到意外。

然而，接下來須菩提祖師所言之「三災利害」，卻是該書之中第一個「不知所終」的問題：

此乃非常之道：奪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玄機。丹成之後，鬼神難容。雖注顏益壽，但到了五百年後，天降雷災打你，須要見性明心，預先躲避。躲得過，壽與天齊；躲不過，就此絕命。再五百年後，天降火災燒你。這火不是天火，亦不是凡火，喚做『陰火』。自本身湧泉穴下燒起，直透泥垣宮，五臟成灰，四肢皆朽，把千年苦行，俱為虛幻。再五百年，又降風災吹你。這風不是東、南、西、北風，不是和、薰、金、朔風，亦不是花、柳、松、竹風，喚做『聶風』。自顛門中吹入六府，過丹田，穿九竅，骨肉消疏，其身自解。所以都要躲過。（第 2 回，頁 34-35。）

如果上述所言皆是有所指涉，近似「預言」，則其後必定會有與之相互對應的種種劫難，接踵而至，只可惜，該段文字所言即將陸續發生之「雷災」、「火災」、「風災」，在後來的諸多單元故事之中，顯然並未如同祖師當初所言一般，乃是依照著五百年的「時間」間隔，依序而至，甚至是會因此而導致一場又一場毀天滅地的重大災厄，

²⁰ 根據後文可知，此乃是「佛度有緣人」之耐人尋味的一個動作，而須菩提祖師的真正目的，無非是要讓真正的有緣人，能夠通過「心有靈犀一點通」的仔細推敲與琢磨，進而破解其謎。毫無疑問，這是一場以「市語」方式進行，唯有悟者方能打開通往修仙之門的重要試煉。

並且對孫悟空造成不可磨滅的巨大傷害。然事實卻是不盡然如此，其事似乎只是將佛教的「三災」內容表述一遍，²¹再加上「時間」距離的間隔，藉以達到嚴重警告的最終目的。換言之，須菩提祖師這些近似威脅的恐嚇話語，其真正用意顯然是在力勸孫悟空，要其在學習完法術變化的能力之後，絕對不可以恃強凌弱，甚至是以此為非作歹，與天爭強；倘若孫悟空依恃其所擁有的高強法力，胡亂作為，最後終必招致來自於天之不可臆測的巨大禍害。

事實上，此一潛藏於祖師內心之中的幽暗陰影，更與其後要孫悟空立馬離開斜月三星洞時所言：「你這去，定生不良。憑你怎麼惹禍行兇，卻不許說是我的徒弟。你說出半個字來，我就知之，把你這猢猻剝皮剝骨，將神魂貶在九幽之處，教你萬劫不得翻（案：原作「番」）身！」（第2回，頁42）實是遙相呼應。一個十分明確的事實，便是須菩提似乎能夠清楚預見未來即將要發生之一連串的禍事，並且是事先未雨綢繆，先行與之劃清界線，藉以避免因此而遭受到無謂的牽連。只不過，人們實在很難將祖師所預言之「三災利害」，與後來陸續登場之一連串的故事內容，相互對應。此一結果遂讓此一話語，成為該書之中第一個「不知所終」的問題。²²

除此之外，書中類似「三災利害」這類的隱晦話語，誠是頗為眾多，其中，烏巢禪師離去時所留下之回應唐僧叩問「西去的路程端的」的言詞，便同樣具有許多難以被合理解釋的環節：

道路不難行，試聽我分付。千山千水深，多瘴多魔處。若遇接天崖，放心休恐怖。行來摩耳巖，側著腳踪步。仔細黑松林，妖狐多截路。精靈滿國城，

²¹ 詳參見明·吳承恩原著，徐少知校，周中明、朱彤注：《西遊記校注》第二回（臺北：里仁書局，1996），注47，頁47。又，《西遊記》書中所言之「五百年」，多數應非實數，而是虛數，其中最為典型之例，當可以孫悟空被壓在五指山下，長達五百年一事為例。眾所周知，唐僧係於「貞觀13年秋」（公元639年）自長安出發，而兩界山之形成時間，根據獵戶劉伯欽的說法：「先年間，曾聞得老人家說：王莽篡漢之時，天降此山。……」（第14回，頁313）王莽篡漢，建立「新朝」之時間為公元9至23年。上述兩個時間，相去六百餘年，而書中卻是以五百年稱之，足見其為虛數，意表漫長。同理，「三災利害」所言之時間，無妨亦以虛數加以看待。

²² 上引文中所謂之「雷災」，是否與雷部有關？所謂之「陰火」，是否與老君之八卦爐相關？所謂之「鼎風」，究與黃袍怪之三昧神風，抑或是陰陽二氣瓶相關？此數者皆是可以深入思考的方向。然在「時間」與「順序」上，此二者顯然是難以密合。

魔王盈山住。老虎坐琴堂，蒼狼為主簿。獅象盡稱王，虎豹皆作御。野豬挑擔子，水怪前頭遇。多年老石猴，那裡（案：原作「里」）懷嗔怒。你問那相識，他知西去路。（第 19 回，頁 462。）

依循著「西去的路程端的」的敘事脈絡，該段文字顯然是烏巢禪師為取經團隊後來所將要遭遇到的諸多劫難，事先做出警示，其中，包括有許多十分明確的「地名」（接天崖、摩耳巖、黑松林）以及各式各樣的「妖怪」（精靈、魔王、老虎、蒼狼、獅象、虎豹）。²³值此之時，孫悟空卻又十分靈巧，一如先前「盤中謎」事一般，能夠十分獨到的心領神會，充分了解到這段話語之中最為關鍵的六句話：「野豬挑擔子，水怪前頭遇。多年老石猴，那裡懷嗔怒。你問那相識，他知西去路。」並且清楚點出其事的真正意義所在。這一點理解也足以充分說明，何以孫悟空會因此而心中大怒，甚至出現「舉鐵棒望上亂搗」之激烈反應動作的根由所在。²⁴

毫無疑問，唐僧對於其事內容的理解，顯然是認為其說乃是隱指未來「西天取經」路上即將要陸續發生之事，此與其向烏巢禪師叩問的內容相互呼應，一脈相承，自屬合理；然而，孫悟空對於其事的另類理解，則是僅僅只是聚焦於其中兩句——「野豬挑擔子」與「多年老石猴」，而這個具有「選擇性」之片段式理解，則是完全符合後續故事的發展，同時也可以為下一回之「水怪」（沙悟淨）的登場，預先留下伏筆。至若其他的文字描述，究竟應當做何理解，通過「地點」與「人物」這兩個面向，讀者們自然是會有諸多不同的想像，或是將其視之為是如同小說「楔子」一般的功用，甚至是與後來陸續登場之諸多單元故事中的人物、地點、事件，做出近似「解謎」一般的巧妙連結。只可惜，上述陳述除孫悟空所特別點出的幾點，具有實質的「真正意義」之外，其餘的冗贅之言，但只能是以「不知所終」的虛言來加

²³ 烏巢禪師所言之「黑松林」，是否是指第 28 回或第 80 回？所謂之「老虎」，是否是指第 20 回之虎先鋒？所謂之「蒼狼」，是否是指第 86 回之鐵背蒼狼怪？所謂之「獅象」，是否是指第 74 回獅駝國之精怪？抑或是此數句所言之諸多動物，但只是泛指山中精怪，皆為一般「虛詞」而已？此數者，皆有待進一步詳辨。

²⁴ 《西遊記》第 19 回載云：「行者道：『他罵了我兄弟兩個一場去了。』三藏道：『他講的西天路徑，何嘗罵你？』行者道：『你那裡（案：原作「里」）曉得？他說「野豬挑擔子」是罵的八戒；「多年老石猴」是罵的老孫。你怎麼解得此意？』八戒道：『師兄息怒。這禪師也曉得過去、未來之事，但看他「水怪前頭遇」這句話，不知驗否？饒他去罷。』」（頁 463）據此故言。

以看待。²⁵

（二）不知所蹤之物：從悟空諾言到犀角下落

孫悟空在同意觀音菩薩所提，護送唐僧前往西天取經的堅強保證之後，²⁶自始至終，他都未曾毀棄其先前所做出的承諾，一路上都在執行沿途保護唐僧的重責大任。反觀其他與之相關，然卻又是相對較為細瑣之事，則又不時出現說法「前後不一」的弔詭現象。

先前徵引《西遊記》第 2 回中的一段文字，描述孫悟空被須菩提祖師斥退時，祖師曾經講了一段語帶恐嚇的威脅性話語，他明確的嚴厲警告孫悟空，必須做出往後「不許提及師承」的堅決承諾，當下孫悟空亦清楚做出「決不敢提（案：原作「題」）起師父一字，只說是我自家會的便罷」（第 2 回，頁 42）的約定。然這個看似是十分堅定的承諾，在後來的《西遊記》一書之中是否有被嚴格遵守，相信多數的西遊讀者並不會去特別關注這個極其細微的問題，因為所有的西遊讀者都十分清楚其事之來龍去脈，即便是書中人物「不小心」說了出來，讀者在「全知」的上帝視角底下，相信亦不會因此而感到突兀，頂多只是以為此段言及「師承」的文字敘述，但只是在複述先前的已知之事，具有提醒的作用罷了。況且，絕大多數的人或許老早就已經

²⁵ 根據上述所言可知，如果烏巢禪師所言一切皆屬真實，乃是暗示未來即將接踵而至之各種劫難與災禍的主要精怪與發生地點，則其後必定會有與之相對應的故事發生；反之，如果後來並無與之相對應之事出現，則其與世德堂刊行之百回本《西遊記》之間的關係，便頗為耐人尋味。於此就不得不讓人心生質疑，該單元故事是否為某部西遊「前文本」的一部分？而世本之編輯者或許並非如同陳元之〈序〉：「益俾好事者為之訂校，秩其卷目梓之」所言，完全是根據某一部書進行「訂校」與「秩其卷目」，而是參雜許多「不同來源」之西遊故事，故而書中會出現此種無法前後呼應的狀況。此類現象的出現，極有可能是因為世本並非全然依據某一單獨文本進行改寫，加上後來之編輯者又未能夠細心的前後關照，以致於出現類似「三災利害」與「烏巢禪師語」這類不知所蹤之情事的接連發生。

²⁶ 《西遊記》第 15 回嘗載觀音菩薩與孫悟空之間的一段對話。當其時也，菩薩曾向孫悟空許諾：「假若到了那傷身苦磨之處，我許你叫天天應，叫地地靈。十分再到那難脫之際，我也親來救你。」並將楊柳葉兒摘下三個，放在行者腦後，變做三根「救命毫毛」，又言：「若到那無濟無主的時節，可以隨機應變，救得你急苦之災。」（頁 351）孫行者在獲得這些保證之後，方才排除中原有的諸多疑慮，堅定的踏上保護唐僧西天取經之路。據此故言。

遺忘，存在於師徒二人之間，這一道如同「禁忌」、「誓約」一般的重要約定。²⁷

須菩提祖師在《西遊記》一書之中，僅見於前兩回，而其在通書之中的主要作用，不外乎有二：一是為美猴王進行命名，一是教導孫悟空學成法術。是以當這兩項講述者事先設定的目標都已經順利達成，他自然可以從西遊故事的文學舞台上功成身退。至若所謂的「自學」之言，無非是在切斷孫悟空與須菩提祖師之間的師徒關聯，因為唯有如是，方可免去其與「如來弟子」之間的無謂紛爭。

「須菩提」是釋迦牟尼佛祖座下的十大弟子之一，西遊之文學講述者理應十分清楚這個事實，然當其以通俗小說「隨手援引」之慣用習性，²⁸決定以這名人物做為孫悟空的啟蒙老師，甚至是孫悟空之後必然會跟隨唐僧，踏上萬般艱難之「西天拜佛取經」的道路，這項未來一定會隨之發生的「師徒衝突」，顯然已經是一件不可避免之事。是以當文學創作者在講述前七回「孫悟空傳」時，決定採用此一人物，或許早就已經開始悄悄安排，後續可能會引發爭議的一條退路。

最初，當須菩提祖師以「道家」的人物形象，伴隨著樵夫口誦〈滿庭芳〉詞之「《黃庭》」二字，引導其正式出場時，文學創作者的真正目的，應當是在刻意模糊其人存在於「釋」、「道」之間的身分來歷；當小說敘述第二次再故技重施，嚴正警告孫悟空從今往後絕對「不許說是我的徒弟」，其基本目的雖然是依舊不變，然對於一般的文學閱聽者來說，這個從此便要斷絕師徒情誼的嚴厲要求，顯然是來的有些突兀，甚至是會讓許多的人因是而感到不明究裡。然若是清楚了解現實世界存在於「釋迦牟尼與須菩提」之間的師徒關係，則小說之中的須菩提祖師之所以會提出這項要求的動機與目的，便會因此而變得十分清楚與合理。試問：須菩提祖師的徒弟如何挑戰須菩提的師父？是以當講述者想到這個文學場景，或言如果有人對此提出疑問，當下的場面將會是何等尷尬？

²⁷ 值得注意的是，孫悟空對於「不言師承」一事，卻是未能夠信守承諾，此與其當初面對花果山諸猴，侃侃而談「人而無信，不知其可」的話語（第1回），在律己與律人的態度上，寬、嚴之間顯然出現極大的落差。

²⁸ 百回本《西遊記》曾經出現名曰「巴山虎」之小妖，此一名字分別見於第34回與第56回，這是小說人物慣用之名詞，乃是基於通俗小說「隨手援引」之習性使然。據此故言。

然而，人們想要接續質問的下一個問題，則是：「孫悟空是否有堅守住他所做出的承諾？」首先，當孫悟空回到水瀛洞，從混世魔王手中救回先前被強行擄至水臟洞之花果山的眾多徒子徒孫，此時眾猴便團團圍住猴王，七嘴八舌地開始詢問，他究竟是從何方神聖處，習得這般高明的手段。面對久違的族人，興高采烈的孫悟空便毫無保留的向眾猴概括此番「神奇」旅程的各項經歷：

我當年別汝等，隨波逐流，飄過東洋大海，²⁹徑至南瞻部洲，學成人像，著此衣，穿此履，擺擺搖搖，雲遊了八、九年餘，更不曾有道。又渡西洋大海，到西牛賀洲地界，訪問多時，幸遇一老祖，傳了我與天同壽的真功果，不死長生的大法門。(第 2 回，頁 50-51。)

此時他便已經清楚提到，其法術神通實乃是習自於西牛賀洲之老祖。其次，則是孫悟空於「黑風山」與熊羆怪之間的對話，其中孫悟空有過一段說法為：「一點誠心曾訪道，靈臺山上採藥苗。那山有個老仙長，壽年十萬八千高。老孫拜他為師父，指我長生路一條。」(第 17 回，頁 398) 此段文字亦清楚提到，他曾拜靈臺山之老仙長為師。其三，則是孫悟空於「稀柿衝」與當地一名老者之間的對話，其文云：「祖居東勝大神洲，花果山前自幼修。身拜靈臺方寸祖，學成武藝甚全周。」(第 67 回，頁 1696) 此段文字亦曾清楚提及，他曾拜靈臺方寸祖為師，進而習得法術。其四，則是孫悟空於「天竺國」朝廷君臣面前，直接了當、毫無隱晦的說出：「老孫祖居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父天母地，石裂吾生。曾拜至人，學成大道。」(第 94 回，頁 2384) 此段陳說更是清楚交代，他曾拜至人為師的明確事實。

上引數者，不論是散體所言之「老祖」、「至人」，抑或是韻文所言之靈臺山「老仙長」、「方寸祖」，孫悟空確實都不曾直接說出「須菩提祖師」其人之名，然而通過「西牛賀洲」、「靈臺山」一類的地名線索，卻已經足以讓有心之人據此覓得須菩提祖師的隱微蹤跡，此與孫悟空先前所承諾之「不許說」、「決不敢提」之所謂的「自學」說法，並不相合，悟空明顯是已經違悖其說。況且，此二者雖然只是一線之隔，

²⁹ 其下原有「到西牛賀洲地界」一句，此數字係涉下文而衍，當刪。此或可做為推測其所本之書的原先樣態。

然若是嚴格說來，孫悟空確實在許多不同的單元故事之中，毀棄了先前所做出的明確承諾，給不小心的說了出來。³⁰

有關孫悟空對於其所做出的承諾是否堅守的這個問題，另外還有一個必須特別關注的物件，因為該項物件與取經團隊的後續行止，實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本書第 92 回言及取經團隊於金平府降伏三隻犀牛怪之後，孫悟空曾經有過一段頗為值得人們高度注意的話語：

孫大聖更有主張，就教：「四位星官，將此四隻犀角，擎上界去，進貢玉帝，回繳聖旨。」把自己帶來的二隻：「留一隻在府堂鎮庫，以作向後免徵燈油之證；我們帶一隻去，獻靈山佛祖。」（第 92 回，頁 2357）

檢視孫悟空當下的這個安排，誠可說是面面俱到，不論是天上、人間抑或是靈山，各方皆有所關照。然令人感到納悶不解的是，當取經團隊於第 98 回抵達靈山，面謁佛祖之時，卻是未曾再次提及「進獻犀角」一事；而且當阿儼、伽葉於藏經寶閣，堂而皇之的向唐僧索取「人事」，此時玄奘法師的回答竟然是：「來路迢遙，不曾備得。」最後才在歷經「無字真經」的考驗之後，以唐王所賜之「紫金鉢盂」充當人事，順利取得「有字真經」，並且真正的踏上歸返東土的道路。其事隱然透露出有關於其對「人事」這個極為關鍵問題的處理，乃是直接銜續自第 12 回而來，至若取經團隊在取經過程中所遭遇到的種種魔難，這些確實曾經發生過的諸多情事，值此之時，卻宛如是船過水無痕，完全憑空消失。簡言之，此一單元故事最為令人不解的是，孫悟空明明在不久之前，剛在金平府取得犀角一隻，當初還信誓旦旦的說要將其做為「進獻佛祖」之物，然而此時該物卻是完全不知所蹤，彷彿其事未曾發生一般。

誠如先前所述，孫悟空的確違背了之前對於須菩提祖師所做出的承諾，這絕對是一項不爭的事實；而「犀角」一事的情況，顯然亦是與之相類。毫無疑問，以「單元故事」為主的敘述方式，實是迥然或異於「整體以觀」的文學視角，雖言類似人

³⁰ 第 2 回及第 94 回是《西遊記》一書之中「唯二」兩次在散體敘事中，言及孫悟空習得法術經過者，此與當初承諾之「自家會的」的說詞，實是大相逕庭。除此之外，則是經常為人們所忽略的韻文部分。

物「自報家門」的內容，旨在喚起文學閱聽者的共同記憶，其不同單元故事之中，不斷的重複出現，亦是不足為奇；但是在通書以觀的情況下，對於某些事物的敘述，卻又屢屢出現「前後不一」、「彼此矛盾」的說法，這類無法接榫的詭異現象，自然就會讓人感到無比突兀。其中，有些單元故事則是因為前後相去甚遠（如通天河事），或可將其理解成是肇因於編輯者記憶遺忘的疏失所致；但是類似犀角不知所蹤的這一件事，則是較為令人費解，因為前後兩個不同單元故事，相去不過僅有數回，而且中間只是隔著「天竺國」與「寇家莊」二事，此一疏失的驀然出現，確實是頗為蹊蹺。

上述所舉事例，都是在「單元與整體」之不同觀點下進行省視，於《西遊記》書中不時出現之「前後敘事不一，彼此相互衝突」的眾多事例之一。其中，或有如同「取經時間」、「青毛獅子」一般，人們可以在前後情節上，看出其中確實存有某種「不合理」之處，然卻又可以通過慎思明辨，從中覓得「合理」解說。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西遊記》書中的所有問題，都有著一條看似隱微，實則是合理的說法存在，有些問題的出現，顯然就是小說文本陳說上的疏失，如同上述所舉不知所蹤之「事」與「物」一般，實是難以在通書的整體架構之下，賦予一個合理的解說。

於此不禁讓人心生質疑，這類小說敘述前後無法有效呼應的文學敗筆，究竟是要將其簡單的歸咎於「編輯者的疏失」，抑或是肇因於「單元故事」體式下的必然結果，其間確有足資討論的空間。

五、結語：現象與成因蠡測

現存最早的《西遊記》刊本，係出現於明代中葉之金陵世德堂刊梓之百回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簡稱「世本」）。其中，陳元之〈序〉曾經載錄一段有關於世本成書經過的文字：

舊有〈敘〉，余讀一過，亦不著其姓氏。……唐光祿既購是書，奇之，益俾好事

者，為之訂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數十萬言有餘，而求敘於余。³¹於此所謂之「好事者」，應當是指世德堂所延聘之書坊編輯者而言，姑且不論是「單一個人」抑或是「一個群體」，這些不知名姓的人，他（們）確實花費了許多的心思，致力於故事情節之前後連貫，³²這份努力理應受到人們的重視；然而書中卻又不時出現許多在「嚴而未密」情況下的「敘事矛盾」現象，³³這也是不容爭辯的事實。

過去，許多西遊研究者都是秉持「完整之作」的態度從事研究，他們極力從《西遊記》的小說文本中，擷取其所欲論證的相關資料，證成其說，基本上，絕大多數的論述者並不會去理會這些引證資料，是否具有「不同來源」抑或是「彼此相悖」所可能引發的論述衝突。³⁴不容諱言，此一舉措顯然已經忽略了目前傳世之世德堂本《西遊記》，乃是一部經過書坊加工之「通俗小說」的明確事實。是以在看似是「理據兼備」的論述情況下，原本是以通俗性、娛樂性、故事性、趣味性為主的讀者閱讀心態，此時就會面臨嚴重考驗。³⁵近人陳大康《明代小說史》一書曾經點出一個值

³¹ 見引自世德堂本《西遊記》陳元之〈刊《西遊記》序〉，頁3、頁6-7。

³² 百回本《西遊記》中出現之事物、情節，編輯者往往是在相隔數回甚至是數十回之後，才又「再次」予以提及，足可見編輯者在對整個西遊故事進行全面改寫，於陳說各「單元」（回）故事時，便已經想要努力做到「前後呼應、首尾完足」的地步。這種突破「單元故事」特性，而將全書視為是一個「整體」的做法，確實可以顯現其用心所在。相關之事例頗多，諸如：八卦爐及火燄山之關係（第7、60回）；太上老君之金剛琢（第6、52回）；太上老君之九轉金丹（第5、39回）；九竅皆可成仙之說（第3、17回）；金、緊、禁三個箍兒（第8、14、17、42回）；三根救命毫毛（第15、42、75回）；靈吉菩薩之飛龍杖與定風丹（第21、59回）。由是可知，編輯者在改寫「西遊」故事時，對於某些在前後不同單元（回目）出現之事物，確實予以精確掌握，其目的無非是在試圖避免不同回目提到之「相同」事物，不會因之而發生混淆。編輯者試圖達到的「融通連貫、前後呼應」之功，確實是功不可沒。見引自謝明勳：《西遊記考論：從域外文獻到文本詮釋》第八章（臺北：里仁書局，2015），注44，頁276-277。

³³ 詳參見謝明勳：「百回本《西遊記》之敘事矛盾現象研究」所論，《西遊記考論：從域外文獻到文本詮釋》第八章，頁233-283。

³⁴ 許多西遊研究者都會將《西遊記》一書視之為是一部「完整之作」，在論述過程中對於相關材料的選擇，顯然都是經過縝密的篩選，故其行文論述大體並不會因此而出現問題。然若是反思到百回本《西遊記》的「成書過程」，仔細分辨各單元故事在前後敘述上是否相悖，則許多存在於各單元故事之間前後說法不一、無法相互契合的事例，就會自然而然地浮現出來，而這些看似無關的許多事物或是文字陳說，都有可能形成一種「互（自）證其非」的有趣現象。

³⁵ 《西遊記》一書乃是由許多的「單元故事」共組而成，所有的單元故事都可以直接呼應至「西天取經」的共同主題。毫無疑問，該書之中的每一個單元故事，都是可以各自獨立；在單元故事中所敘

得人們注意的問題：

由於經營通俗小說的刊售，世德堂很清楚讀者的閱讀口味及其變化，樂意推出新鮮題材的讀物以滿足閱讀市場的需求，有心留意於稿源的世德堂主人唐光祿也果然遇見了這樣的機會，他購得《西遊記》書稿，翻閱之後，「奇之，益俾好事者為之訂校，秩其卷目梓之。」唐光祿正確地預見到《西遊記》刊印後的暢銷，但他當然並不可能知道，這一經營決策竟將引起通俗小說史上的神魔小說的崛起。³⁶

這段文字，無疑是根據陳元之〈序〉所載而所導出的一項觀點，然如果當時世德堂的主人唐光祿所言皆屬真實，沒有絲毫「神化」其書資料來源的因素存乎其中，則陳〈序〉實則已經清楚說明，關於該書在刊印過程中的一個明確事實，亦即是今日所見之「世本」《西遊記》，乃是在一個西遊「舊本」的基礎之上，經過書坊延聘之不知名姓的特定人物，「為之訂校，秩其卷目」之書肆加工的編纂過程，最後方才付諸梓印，刊行面世。只不過，於此所謂之加工（編校、整理），當初究竟是做到何種層次？此點誠是令人頗堪玩味。

毫無疑問，此類通俗小說的刊印，絕對不能排除書肆為了迎合市場經營的「牟利」目的，此與文人學士側重於不朽傳世的「立言」之作，在動機上實是大異其趣。至若閱讀該書的一般讀者，往往都是基於故事性、趣味性的閱讀心理，³⁷而非是出自於相對嚴肅的研究心態；至於其所閱讀之作的故事內容，是否已經確實做到前後連貫、彼此呼應、完整周密的嚴謹程度，這顯然已經遠遠超出當初世本「編纂成書」

述的故事內容，幾乎未曾出現前後矛盾的疏失。然因每一個單元故事都有著相同的故事主題，當「好事者」將其匯聚成書，自是不會有絲毫的違和之感，其事之主要關鍵，當是在於後續之整理（編輯）者，是否將存在於各書之間的相關問題，給予適當的妥善處理。

³⁶ 見引自陳大康：《明代小說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頁405。

³⁷ 元蒙時期，高麗人編纂之漢語教科書《朴通事諺解》，曾經載錄一段關於《西遊記》一書性質的文字，試徵引其文如下：「『我兩個，部前買文書去來。』『買甚麼文書去？』『買趙太祖《飛龍記》、唐三藏《西遊記》去。』『買時，買四書、六經也好，既讀孔聖之書，必達周公之禮。要怎麼那一等平話？』『《西遊記》熱鬧，悶時節好看。』」根據這段對話，所謂之「熱鬧」，應是一般閱讀《西遊記》之讀者，對於這部「平話」體式之通俗小說的普遍性看法。據此故言。詳見〔韓〕佚名：《朴通事諺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頁292。

時所設定的牟利目的，亦與原本預設之讀者閱讀心態多所不同。時至今日，此一部分當然必須要將學術（小說）研究者（評論者）面對該書的基本（嚴肅）態度包括其中，藉以符合所有讀者的閱讀心態，這就是面對《西遊記》一書時，究竟應當採取何種態度進行閱讀，亦即是存在於「單元」與「整體」這一問題之所以產生的主要關鍵所在。

詳細審視《西遊》一書，此類存在於不同「單元故事」之間，有時實是難以前後接榫之關於小說之「人物形象」、故事之「情節敘述」，甚至是不同的「書寫風格」，³⁸這些現象實都足以證明一個明確的事實，亦即是其所本者，確實有來自「不同來源」的高度可能，這是就其「資料來源」所做出的思考；當然，人們亦不應當完全排除此類現象的發生，或乃是肇因於編輯者「不甚嚴密」的處理而所導致的一種結果，這是就其「編輯過程」所做出的思考。因此類無法有效前後密合的陳說內容，於通書之中實是屢屢可見，至少此一狀況的不時出現，最後之編輯者絕對是責無旁貸。

倘若人們是從「整體」以觀的角度切入，對於《西遊》一書之文本內容進行詳細審視，不論是就其書前後不同單元故事之「書寫風格」、「敘述迥異」部分，或是「故事情節」、「文本敘述」、「人物形象」無法被合理說解者，逐一進行剖析，根據所見「現象」推測其事之「可能成因」，無疑是一件極為重要之事。然由於當初世德堂據以編纂之所謂「舊本」，迄今未曾及見，人們對於相關問題的推論，目前亦只能暫時停留在「以果推因」的階段，此亦即是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恐非單一因素，而是存在著數種可能：一是就「資料來源」而言，這些不同的單元故事或有可能是出自不同的文本系統，經由後人拼合而成；一是就「故事結構」而言，這些同樣都是在講述西天取經之「單元故事」，他們具有相同之故事主題、人物、架構，至於內容、敘事上的雷同，應是小說作者採取之「單元性」的敘事策略，而所導致的一種必然結果；一是就「編輯態度」而言，後來之百回本《西遊記》的編輯者，雖然曾

³⁸ 謝明勳：〈《西遊記》引用典籍名言考論——以《事林廣記》為中心考察〉，《成大中文學報》73(2021.6)，頁 27-70。一文便明確指出：「在百回本《西遊記》的文本敘述中，每回都會徵引數量不一的典籍名言；每一個單元故事所出現之典籍名言，比重多寡亦有所不同」（頁 30）的事實，亦即是在不同的單元故事中，竟會出現雅、俗「比重不一」的有趣現象。

經對於其所本進行一定程度的編輯，包括故事內容與文字修訂，然而前述所言之諸多現象，極有可能是在編輯過程中，因「處理未當」而所遺留下的若干缺失。

眾所周知，《西遊記》一書並非是成於一人、一時之作。當初，唐光祿所主持之金陵世德堂，確實曾經雇請專人，針對所謂之西遊「舊本」進行校訂，而存在於傳世「世本」之中的若干疑義，也確實能夠有效證明，該書之編纂的確吸納了許多不同的故事來源；而昔日那位（群）負責整理之人，其於編纂、校訂的過程中，雖然曾在「前後呼應」的問題上，花費了相當大的心力，然而在該書之中確實依舊存在著若干值得爭議的粗疏之處，故而在最終面世的小說文本中，會不時出現許多整理未盡完善的狀況。這些現象無疑都在向人們證明一個明確的事實，亦即是世德堂刊印之《西遊記》，確實是在牟利的商業考量下，匯聚眾說而成的一部通俗小說，而書中確實還有許多未盡完善的敘述存在。至若上述所言之諸多疑惑，究竟是肇因於何，此一問題恐怕必須等待傳說中的「古（舊）本」《西遊記》的面世，經過仔細的文字比對之後，方有可能得到有效的釐清。後世讀者在閱讀百回本《西遊記》一書時，不論採取何種（「單元」抑或「完整」）思維審視其書，應當都要將存在於世本的相關問題列入考量，如是方能對這部文學名著做出較為合理的整體評價。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收入張元濟主編：《四部叢刊三編》，上海：上海書店，1936。

* 明·不題撰人：《西遊記（世德堂本）》，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明·吳承恩原著，徐少知校，周中明、朱彤注：《西遊記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6。

*〔韓〕佚名：《朴通事諺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

二、近人論著

* 卜正民：《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 李時人：《西遊記考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 李時人、蔡鏡浩校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 陳大康：《明代小說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

* 黃彰健：《明代律例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

謝明勳：〈神聖數字的隱喻思考：《西遊記》「一藏之數」之秘〉，《中國小說論叢》32（2010.9），頁 191-214。

* 謝明勳：《西遊記考論：從域外文獻到文本詮釋》，臺北，里仁書局，2015。

謝明勳：〈關於《西遊記》「取經時間」的兩個問題〉，《中語中文學》75（2019.3），頁 53-83。

* 謝明勳：〈《西遊記》引用典籍名言考論——以《事林廣記》為中心考察〉，《成大中文學報》73（2021.6），頁 27-70。

謝明勳：〈百回本《西遊記》「不合矩度」敘事析論〉，《中語中文學》95（2024.3），頁 121-146。

*蘇興：〈《西遊記》瑣談〉，《文學遺產》3（1980.12），頁 54-63。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Ming] Anonymous, *Xi You Ji (Shi De Tang Ben)* [Journey to the West] collected in *Gu Ben Xiao Shuo Ji Cheng* [Anthology of 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4).
- Chen Da Kang, *Ming Dai Xiao Shuo Shi* [Literary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0).
- Choi Se Jin trans. & annot., *Pu Tong Shi Yan Jie* [Explanation of Vernacular Korean by Interpreter Pak]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1978).
- Huang Chang Chien, *Ming Dai Lu Li Hui Bian* [Collection of the Legal Cases in Ming Dynasty]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79).
- Hsieh Min Hsun, *Xi You Ji Kao Lun: Cong Yu Wai Wen Xian Dao Wen Ben Quan Shi* [Studies on Journey to the West, Documental Investig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aipei: Le Jin Books Co., 2015).
- Hsieh Min Hsun, “Citing Classical Documents in Xi You Ji: Using Shi Lin Guang Ji as an Inspection”,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73 (Jun. 2021), pp. 27-70.
- Li Shi Ren, *Xi You Ji Kao Lun* [Studies on Journey to the West] (Zhejiang: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1).
- Li Shi Ren, Cai Jing Hao annot., *Da Tang San Zang Qu Jing Shi Hua Jiao Zhu* [Annotation on The Story with Poems of How Tripitaka of the Great Tang Fetched Sutra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 Su Xing, “Casual Talks on Journey to the West”, *Literary Heritage* 3 (Dec. 1980), pp. 54-63.
- Timothy James Brook, *Zong Yue De Kun Huo: Ming Chao De Shang Ye Yu Wen Hua*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